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二八八

慈壽堂文鈔八卷 沈樹德 撰

看山閣集五十六卷（賦二卷序二卷記二卷文一卷雜文一卷今體詩十六卷

古體詩八卷詩餘四卷南曲四卷閒筆十六卷）看山閣續集八卷 黃圖琰 撰

七三

一

慈壽堂  
文秘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吾弟少年績學于詩古文靡不究心平日意有所及輒  
 斐然有作不自信輒皮置之閒出一二雖老生宿儒無  
 不歎伏者往年老友柯石菴消夏吾里見弟所業嗟賞  
 不已贈詩有發揮著作手縱橫翰墨林及當代誰扶大  
 雅輪偶從吟社得相親之句益獎借爲已至矣敷文書  
 院長楊先生文叔亦亟稱之顧二君所知者文耳余有  
 取于吾弟者更自有在弟三歲未期失吾叔父留耕翁  
 善事其母陳節孝且善成母德節孝所撫從子嗣本生  
 翁後者曰希正與同炊三十餘年無間言里人皆忘其  
 非同產者往者葬其父留耕翁往來南北山觸熱著草  
 履日行數十里間遇雷雨則跣足顛顛巖谷間囊無一  
 錢卒以善葬不特此節孝祖父母父母及弟不葬者三  
 世矣無後累累六七棺暴露敗宅弟爲擇吉土于父墓  
 近壤告于其所親均力葬之歲時則上冢拜奠其孝思  
 所及如此節孝嘗患對口疽甲寅秋幾不起弟稽顙北  
 辰願減年益母得奇應以愈又有授弟以方者曰一服  
 卽愈然愈後勿間也已而果然弟神其言弗敢開方內  
 用人侵弟百計購之余所服于弟者正在此類雖然弟  
 之文非不工也特爲行所掩耳茲觀其所作節孝諸傳  
 予大懼世之人不省吾弟爲人或并其所傳人而亦疑  
 之遂書此弁其端將以明其言之可信也兄樹本

慈壽堂文鈔目錄

歸安沈樹德畏齋

卷一

賦

五臺山賦

太湖賦

吳羌山賦

六客堂賦

卷二

序

乞題貞松慈竹圖序

法目錄

贈王德圃少府序

贈太倉金生廷選序

亭皋詩集序

送馮大備五歸錢唐序

送汪高士巢林先生歸揚州詩序

說

廣仁說三篇

廣敬說三篇

答或問謙豫二卦說二篇

卷三

書

上制府宗室德公書

上少宗伯宗室德公書

與友人勸學書

與朱生宿東書

與徐生錦江書

考

雩考

大瓦硯考

卷四

辨

河圖洛書異同辨

慈目錄

孔氏三世出妻辨

記

南池唐杜文貞公祠堂記

擬重修胡安定先生祠堂記

長興縣子山先蠶祠碑記

竹墩村記

得宋研記

卷五

傳

湯壽民傳

吳江沈孝子傳

吳孝廉傳

羅孝子傳

汪柯庭先生傳

慎隱翁傳

宋太學西移傳

范太學傳

三董君傳

卷六

潘節孝錢孺人傳

張烈女傳

李節婦傳

慈目錄

賀節婦傳

須節婦傳

錢氏二節婦傳

查門二烈婦傳

鄭氏九節婦傳

張烈婦傳

沈烈女傳

賢孝嚴孺人傳

顧孝女傳

亡室朱滿人小傳

卷七

紀略

沈氏六子孝行紀略

節婦胡氏甥女紀略

行述

先貞孝先生行狀

先妣庶表節孝陳太君行述

祭文

祭太保嵇文敏公文

卷八

雜著

賦役

慈目錄

諸儒

經學

守令

積貯

錢法

擬乞免程安德三縣山地蕩辦賦田升科狀

跋洪文惠公盤洲集後

慈壽堂文鈔目錄

慈壽堂文鈔卷一

吳興叢書

清涼山賦 卽五臺山

天開神境地聳覺場曾無炎暑厥號清涼山可登臨四  
 眺數如龍馬中央神工不假經營巋然靈臺在宥法相  
 于茲示現宛乎五髻相望峻嶺森森如列岳之攢形而  
 吐秀崇巒歷歷若緯星之倒影而含芒六月凝冰紺宇  
 寒如蛟室千年積雪梵宮欄若銀房乃般若慈航之地  
 爲曼殊空利之鄉粵夫坤輿九壤大有神區震旦十洲  
 首崇京國 皇居壯麗屏藩端藉雄關 帝闕綽峩拱  
 衛尤資聖域百靈呵護渡江非僅達摩千佛皈依同龕  
 豈惟彌勒試舉其端略言其族白衣顯異于普陀玄武

慈

一

一

效靈于太嶽九華則金地藏得道所栖三門則李老君  
 棟丹曾宿或海外遙承或寰中遠藹或如翼高張或如  
 筆近卓皆福地與洞天竝奇鍾而秀毓矧茲山石隣恆  
 岳岡巒鬱其嵯峨左接滹池襟帶紆其往復後臨朔塞  
 勢作干城前拱 神京雄增輦轂爾其爲狀也突竇五  
 臺儼臨五聖象大士五智已圓狀仁者五眼已淨祕雨  
 五部之眞源徹五陰之性東西南北中位列五方金木  
 水火土德符五勝楞伽五種妙法性與色空牟尼五顆  
 明珠色隨方定若乃脉絡起中臺迴峰周四面羣巒蜿  
 若龍游列岫聯如魚貫卓爾大居正以出羣沖然色尙  
 黃而爲冠天光倒映覆以青嶂日影平臨張如赤繖焉

烏引腹以展翎蓮華自心而敷瓣此則中臺之勝也爾  
 其瞻金母拜木公迎朱昊望玄穹或自南而自北各一  
 西而一東圓日陀陀以耀海白月皎皎而舒空忍草長  
 新遙接扶桑之樹覺花不染長依丹桂之宮窟曰那羅

東越谿囀其竊窬水名功德 西羌沆瀣而神瀛泉湧馬  
 跑 東珠跳兮濺濺汨汨洞開龍現 西雲護兮溟溟濛濛  
 現聖臺邊 東神藹藹而曉曖祕魔巖下 西心惛惛而怔  
 仲維南則寫居丁位而北則上薄斗杓呼祝融其與語

揖玄冥而相招或若孟而覆地或如葢而干霄錦繡峰  
 前 霞彩爭飛兮爛爛金剛窟裏 北清塵歎起兮影影  
 石罅逢龜而神皋最巖 南雲根見兔而黑獄逍遙 北山

也何愁予于不脛而徑走僧兮何聖茶毘無火以飛爇  
 此則四臺之勝也若夫溪澗之瀆巖谷之際琪草鮮妍  
 瓊葩美麗玉仙之朵何奇金蓮之花尤異菩薩之線自  
 長羅漢之囊偏媚他若神藥舒芳靈芝獻瑞啖之而宿  
 命頓通餌之則凡胎頓棄替登何草不見山經雞足何  
 花不詳地志青精赤芍絕異凡材蒼朮黃連亦殊列肆  
 洵眞人之輿府別有洞天固諸佛之清都迥非塵世迺  
 臨師利特住文殊慈雲瀾漫花雨霑濡廓法界以爲宇  
 度眾生而爲徒將五百應眞跨後猊而游戲統一萬眷  
 屬御龍象而跏趺于是聖迹垂靈蹤歷渡到木杯飛來  
 杖錫池爲洗鉢猶認香湯谷是藏眞知爲靈宅尋二聖

慈

二

二

對談之石石尙崢嶸問九仙同濯之泉泉猶滌滌眞容  
現而竟體光明神臂垂而全身烜赫從二女一六髮施  
貧女堪矜說苦瓠甜瓜肉眼凡師誰識日華雲爛兮仙  
人出而身金猛雨罡風兮童子騰而形黑神通一任往  
來變幻何啻千百更有神鏡亦增奇景雲霞五色郁郁  
紛紛樓閣千重齊整整旌幢寶蓋儼列森羅龍象金  
獅顯形現影或七八尊者以嬉遊降升或左右天王而  
追隨馳騁常于紺碧輪中異彩宵施亦從爛銀圈裏榮  
光夜炳裝就琉璃世界無非玉海珠山疑垂星斗光芒  
直欲捫參歷井徇佛力之難量眞神功之莫省豈不可  
以壯 帝京之赫奕而奠 皇圖之久永乎乃爲歌曰

慈一

清涼山兮眞清涼積絳雪兮飛玄霜異草秀兮名花香  
中有神兮窟金剛騎青獅兮現圓光五峰屹峙鎮殊方  
蜿蜒北拱兮京畿疆京畿安磐石兮固苞桑茲山億萬  
斯年兮作保障

太湖賦 有序

太湖一名震澤禹貢震澤底定是也一名五湖周  
官揚州其浸五湖國語吳越戰于五湖是也一名  
具區周禮職方九薺揚州曰具區爾雅吳越之閒  
有具區是也一名笠澤左傳越伐吳禦之于笠澤  
是也五湖之說不一惟陸龜蒙後說以太湖中之  
菱湖游湖莫湖貢湖胥湖當之爲是蓋攻國語吳

越戰于五湖只在笠澤一湖中耳今據其實賦之  
且略及水利事宜庶不謂空言之無補云

惟太湖之混茫兮計頃三萬有六千吞南邦而吐東溟  
兮包越地而括吳天列禹貢揚州之域兮星文箕斗之  
躔始名震澤又曰具區震言其洪流之激盪具言其大  
勢之該俱奔騰澎湃兮千波竝湧周遭渟滢兮萬壑爭  
趨山列七十二峰若蒼煙之浮水橋眠七十餘洞如雌  
霓之飲湖洵二儀之玄奧誠百川之巨都爾乃溯其源  
瀾瀾淼淼湯湯浩浩南則餘杭天目諸山之敷瀑西則  
宣城歙浦諸水之渺瀰綿亘兮蘇常湖之三州奔赴兮  
菱游莫貢胥之五道誰引之而趨兮異女借以吹噓誰

慈二

四

驅之使下兮丁男助之刷埽沿其流則洗沈滌滌混混  
庵庵東去海暨黃浦爲媒兮若迎若送北流江介白門  
爲導兮若馳若奔一路緣延漭漭兮長橋連亘千支絡  
繹混混兮諸瀆吐吞怪蚩氓之斷塞咽喉兮俾細流之  
莫下嗟津吏之閱絕脈絡兮使故道之無存念茲湖爲  
東南水利兮予賦滄早潦而蓄寫一浸關蘇湖民命兮  
資枯棹俯仰以騰翻胡豪強竝築坡塘兮彼波流割據  
爲平原潮挾沙而汎溢兮日渾濁而何所底止沙障水  
而淤澱兮釀禍災而奚可名言試一望兮駭浪排空浮  
天無岸驚濤怒湧振地無畔懷山襄陵乍合乍散影沙  
巖石若僂若悍估客停櫂而嗟吁漁舫戢網而喟歎翳

疑鬼而疑神羌無暮而無旦縱其激湫激豔沉澆泚  
馮夷歛迹女媧潛蹤際大明返轡于金柱之穴翔陽遁  
武于扶桑之宮浩瀚兮罔窺涯涘溟濛兮莫知西東斯  
亦足以驚魂駭魄激目盪胸幸古皇有神禹兮克奠厥  
川惟三江之既入兮得歸其淵元圭告成慶安瀾兮萬  
世震澤底定勤敷土兮八年恨神功之既逸懼明德之  
將溼水流失其故兮人事亦莫之先緇末郊直具有成  
規隄防常固疏淪隨時常雨常暘巨石司斗門之啟閉  
就深就淺撈軍刷沙漲之遷移白稻黃杭黍稷堪藝兮  
勿奪菰蒲之處煙蓑雨笠魚蝦可筏兮弗侵鷺鷥之陂  
明則海公亦嘗建白憂水利之不修恐潮泥之日積吳

慈

五

松當濬量長一萬餘尋江面宜開計闊一百五尺卽今  
五湖下流寔古三江遺蹟募夫之法倣周禮荒政之條  
用民之力在農功務閑之隙斯則奪民之士畀之江妃  
實乃復水之原還之河伯我聞利不百不興斯惟萬世  
無疆之益

三萬六千頃浩浩湯湯宛然在目洵屬宇宙奇觀後  
幅更有關水利非獨鋪錦列績嚴桐峰

意不取鋪張太湖與七十二峰以興脩水利為主也  
惟筆下少嫌拖沓難與班揚諸公爭烈耳

吳羌山賦有序

吳羌史氏佚其人攷郡邑志以為漢高士避王莽

之亂隱居於此遂以名山意其人卽逢萌梅福之  
徒歟有此高人幾于湮沒幸藉山墟以不朽是可  
慨也為憑茲山而弔之

粵古有高士兮是曰吳羌避新都之亂隱清邑之陽山  
枕迤溪亘千年而長在今人栖漢代歷萬禩而彌芳樹  
來憑弔兮山因人著愾其歎息兮人惟德彰湖王氏之  
竊漢祚兮誰階之屬緬羣賢之逃新室兮終焉允臧慨  
靡靡以釀此禍災兮始于谷永杜欽成于孔光張禹班  
紛紛其全此清節兮見于逢萌梅福繼以龔勝薛方惟  
數子號稱儒者兮胡為保姦而誤國而三綱方當滅絕  
兮又胡為乎曳紫而拖緇豈天心厭劉氏之墮忠良而

慈

六

親嬖倖兮抑庸臣智短而慮不長幸國家其猶有人兮  
不知王氏之臘祭而綿屨獲存其舊兮猶有漢官之衣  
裳又何莽大夫曰楊雄兮爰清靜而作符命而新甫侯  
曰王嘉兮憐于賢不肖而矯報施之常卓然高士吳羌  
兮竝逢萌梅福潔身而遠害迄今山為之號兮亦與遼  
東吳市同懷慕而徜徉惜舊史佚其氏族兮已爵秩里  
居之罔識喜山川猶仍其名號兮與桐廬嚴瀨而俱揚  
嗟孤蹤之莫由攀躋兮祇增我懷惻怛更逸事之不傳  
後世兮徒留山色蒼茫想公之時其棄妻子而跳身世  
外兮抑攜家屬而息影此邦曾是乞散稱疾挂冠而去  
職兮抑先幾早見匿迹而遜荒譬則鳳凰翔于千仞兮

鏡德輝而後下又若神龍之見首不見尾兮指潛淵以爲藏迹莫知其窮達兮高風堪仰名寧論其顯晦兮惟夫子至今有耿光開嘗登茲山而凝睇兮杳不知其處所竊欲奠椒醕而一醉兮轉深我想像而徬徨維先哲亦同此懷企兮重其地嘗織簾而築舍知來者亦必懷此睠戀兮思其人欲入室而升堂豈茲山之獨異亦斯人之少雙入謂山川猶古我疑草木俱香山靈其弗騰笑兮倘其勒予斯章

發潛德之幽光吳羌得此賦大可以傳不必憑清溪白石嚴桐峰

賦一人而當時之賢姦畢見而究之全是虛寫無實

跡也得此法可入目無枯寂矣

六客堂賦 并序

堂在吳興郡圃不知肇自何人或云宋未守李公公擇未必然也攷熙寧七年甲寅李公守湖州蘇文忠公自杭移高密與楊元素陳令舉張子野劉孝叔同過李公于湖子野作定風波令六客詞時子野年已八十餘故辛章有盡道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旁有老人星之句此前六客也洎元祐四年己巳文忠重知杭州過吳興時守張公仲謀而五人者皆已亡矣復借曹子方劉景文蘇伯固張秉道與張公會是堂繼作前調湖熙寧甲寅十五年

矣文忠因是有十五年間眞夢裏何事長庚對月獨淒涼之句則後六客也事見通志及蘇公編年後六客詞敘則堂爲李公建未可知而以六客名疑後人追名之也人本朝廣陵園次吳公來守與宣城唐公允甲黃岡杜公潛山陽嵇公宗孟龍眠方公亨咸天都吳公甲周亦爲六客之會竝有定風波令和作余家有吳公朱絲闌墨蹟備載之名賢盛事世罔聞知故并及之以告當世有表章之責者賦曰

水晶之宮極樂之國夙號名邦聿來賢牧一麾出守多祕閣之英五馬來遊竝金閨之族文章生山水之光政

事擅民人之福湖山有主招來勝侶良朋風月無邊邀得三明七穆芳菲園裏每停名士之車煙雨亭邊時泊高人之舳爰集嘉朋乃留芳躅華堂架就楹則惟三嘉客來過數常居六爾乃月之夕花之晨名醜笑日好鳥窺人刑清政簡之餘雅歌迭奏俗阜人安之日妙舞競陳太守學觴而獻客客亦洗爵而酬僕太守避席而言曰公亦嘗問爾我之皆客乎夫天地一逆旅大塊一微塵胥寓形于幻影孰妙相與眞身既爰居而爰處又誰主而誰賓于時長檠黯黯承漏沈沈頽焉就醉蹶爾重斟客有爲定風波之詞者蒼顏白髮日短意深抗聲而朗誦按節而長吟耳熱酒闌氣慨慷以悲壯更長燭跋

意慙落以嶮窳直渾忘乎物我亦銷鑠乎古今時則東

坡先生在焉穆然以思迨爾而笑予生之辰箕星方照

不箴以揚匪舌而掉茲何耿耿老人星耀惟爾賢人亦

我同調此其前會也已而歲序幾更韶華如矢蒼蒼兮

弁山茫茫兮雲水曾日月之幾何惟江山而若此愁一

老之重來翳五星之忽徙于是東坡先生復悄然以悲

愀然以起流連光景堂則如初三復清辭人則如彼遂

矯首而哦延伫而跋長庚對月獨淒涼十五年間真夢

裏此其後會也後更有延陵公子紅豆詞人守吳興之

舊壤踵坡老之前應采杜蘅兮紅蓼零芳芷于白蘋醉

湖山兮三度共吟嘯兮六君亦復星移物換僅留山月

溪雲乃從而為之歌曰邵有圃兮圃有堂疊來賢牧守

吾邦記得坡公留好句還是六人吟笑水雲鄉又歌曰

吳公政蹟繼蘇張復有延陵杜與唐亦與方稽稱大客

悠悠誰為發潛光

才情魄力絕似尊公予生之辰一段尤屬尊公心坎

語弟達

王弇州謂相如之賦妙處在精神流動余于茲賦亦

云 殿桐峰

三次敘述語多名俊律賦中雜以流麗亦似東坡風

格無所不可

慈壽堂文鈔卷一

慈壽堂文鈔卷二

乞題貞松慈竹圖序

雍正壬子之歲為吾母守節之三十四年既合格制府

李公上其事旌如令樹德感激 皇恩恭望 闕叩

首謹誌之顧樹德不孝親侍吾母茹荼嚙蘗今且四十

年未得升斗之祿以養而母氏忽忽已老矣今年六月

倖邀無錫相國稽公之薦得奏賦 保和殿中慚媿荒

陋不克仰副 明詔即思旋歸故里益勵名實竊念

明年九月為吾母七十生辰遭逢 聖人在上沐浴

孝治既不能得有得而歸以為親榮惟仰藉王公大

人一言歸而奉觴上壽以為光寵區區烏鳥之私不能

自已此貞松慈竹圖所由作也圖成謹再拜乞言而為

之序曰母姓陳氏烏程人儒家女也吾父貞孝先生喪

前母董氏遂歸焉歸二年而樹德生又三年父卒母年

二十有八當是時上有本生王父既耄下有前母所生

姊及母所撫從兄夢祥與樹德俱幼而所遺僅水田幾

畝地淺稜門衰祚薄母以一女子任之伶仃孤苦每風

雨黃皆屋瓦震動或兒輩啼號交作母未嘗不吞聲暗

泣也吾沈氏居竹墩至樹德十三世矣子姓亦繁衍獨

吾高祖贈刑部豫垣公下今惟從兄及樹德兩人而又

皆早孤五世之祧岌乎一綫得綿延不絕者皆母德焉

先是有舊堂曰喬蔭甲第頗崇父少時燬去乃徙村北

慈一

一 慈一

留耕艸堂丙舍一區桑麻掩映亦足以蔽風雨母則以  
茲僻野非孤兒寡婦所居遂棄去依季父以處得老屋  
一間三面繚以周垣一面啟窗戶中界爲二後牀前竈  
母子四人遷焉屋既欹斜後復有苦竹一叢與西南隅  
鄰家老松樹相接秋冬開吹籟入室淒絕非人所居而  
母不悔也從兄夢祥世父子也世父爲本生王父後吾  
父與季父皆出嗣而世父母雙亡從兄甫六歲貧無以  
自存戚族有無子者欲攜之去母私謂吾父曰嗣本生  
翁後者誰耶而謂他人父耶吾願撫之父大喜本生王  
父亦心違之已而本生王父沒承重服三年喪者從兄  
也今同居三十餘年里人皆以爲同產云母勤於治家

卷一

知父所遺薄田佃佃之不足活乃傭人佃之又傭人耕  
屋基廢地樹以桑歲親飼蠶十餘箔家賦縛鈔鉏斷諸  
田器及治蠶筠籠鈎剪皆以鍼線所得易之而酬傭以  
值亦自十指鉅裂中來也母嘗誥樹德業不加長嗜指  
責曰我躬耕食爾躬蠶衣爾吁此樹德所不忍諱言而  
又不忍言者也母雅好奉佛每令樹德裏香燒像設前  
樹德念尹和靖大儒猶奉母命日誦光明經一過何況  
小子敢不恪然或勸之往佛寺不應亦不令比正尼來  
今髮且白矣猶善飯而謹守一空如常時嗟乎此可以  
識吾母大槩矣圖松與竹香以所居曾有是且不周以  
爲吾母祝也吾父諱澈字亦清貞孝先生學者私諡也

世次行義詳族兄翰翁編修樹本所撰墓志乾隆元年  
冬十有二月男樹德百拜序

仁人孝子之言楮墨間不知是血是淚讀至風雨黃

昏屋瓦震動數語如覩食藜飲冰淒涼滿目眞欲廢

琴莪矣 嚴桐峰

眞孽語刺心銳目不敢以文人目之小人有母亦是

茶苦中來讀一過不禁涕泗交下 張樂川

逐層詳敘彌瑣細彌沈痛而母德之賢亦彌顯矣此

等文不以工拙求之

贈王德園少府序

先生其古陳遵劉穆之蘇頌之徒歟史稱遵治私書數

卷一

百謝京師故人憑几口占召十書吏穆之內總朝政外

供軍旅決斷如流頌書詔填委口所占授輕重無所失

先生何以異於是哉先生始以儒生教學于成都太守

劉公延爲記室試以事而事治若老吏然太守奇之繼

遷川臬獨任以臬事復大治後平越王公開府武昌有

大獄三年不決蒙累被繫者兩司而下凡九人特延先

生以斷斯獄昇進文卷八九筐先生以三日夜清卷宗

又十日而案立其無罪者立出之奏入稱 旨才名軒

然起于是各省大吏耳先生名爭羅而致之足蹟幾徧

天下乾隆戊辰冬余與先生遇于湖廣制府長白新公

幕時金川逆番未平奉 命遣兵八千協剿一時案牘

文移檄令暨行軍章程紛乘沓至先生胸有成竹咄咄  
擘畫洞中機宜屬草疾捷若神書者手腕欲脫及天  
威所震逆番窮蹙乞降制府復奉命罷兵先生遂飛  
檄傳諭各路終朝而畢人情帖然是役也方當國家隆  
盛之時人物阜康故指揮如意然所遣兵八千爲隊十  
率一佐一每隊將二人每兵百長一人各從人無算而  
水藉舟航陸需騾馬一詩體德供億奔走官吏驅使役  
徒亦騷然動矣藉非處置得宜其能不起兩湖民之怨  
咨愁歎哉人于是服先生才而又歎制府之知人善任  
也且先生寧惟是才人云爾哉先生少受知于成都太  
守劉公及劉公蒙罪先生留滯于京師者兩載有奇雖

卷一

四

千金聘幣弗顧焉既平越公亦緣事詔獄復與同居狂  
狴左右之視骨肉弗啻泊平越得生還感先生高誼欲  
以家產之半爲壽先生笑曰某豈因以爲利者卒卻之  
他日道經其鄉不入噫此豈見利忘義營營寡德之士  
之所能乎哉先生身長身偉貌具有英雄氣槩嘗掀髯縱  
談天下事彌日亘時未嘗倦苦或當深宵燭頻跋他客  
垂頭欲睡而先生言談賞笑自若也先生名一臣字德  
園本山陰舊族尊甫別駕公徙成都先生今又遷光州  
少好讀書尤熟于史記在成都時兩受知于學使者皆  
格于例乃入太學捐縣尉職既選得缺憚爲吏折腰不  
赴今年五十有七矣然精力強健方如三四十許人夫

以先生之才之德雖欲爲高詎可得哉第異時得志其  
所樹立未知與陳遵劉穆之蘇頌諸公又何如也乾隆  
己巳三月十有五日

贈太倉金生廷選序

記曰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所謂時者大抵十五  
至三十之年耳何也十五以前中人以下未免童心三  
十以後則又宜學成而名發聞矣惟此十有五年正夫  
子所謂可畏之時過此以往卽爲不足畏之時也不足  
畏者勤苦難成之謂也太倉金子廷選好學士也不遠  
數百里來遊于召問其年甫二十六二十於占爲弱冠  
去十五年耳於三十尙有十年之富豈記所謂其時

卷一

五

歟古人力學者輒以十年爲期如所云恨不十年讀書  
勝讀十年書皆是也然則此十年非力學者一大功候  
故而廷選顧若嘽然時過後學者一何慮之過耶雖然  
是亦可慮此十年中力學不懈則日就月將其爲月百  
有二十其爲日三千有六百其所成就可量哉不然倘  
稍卽頹情溺便安則日月逾邁昌谷所謂更變千年如  
走馬耳可不懼哉陶八州云大禹聖人尙惜寸陰吾輩  
眾人當惜分陰此言誠是也願與君共勗之

箴規痛切後生輩皆當書一通于座右嚴規箴

讀至是亦可慮以下五行文字真使人驚心惕魄子  
既追悔無及矣爲之憮然

亭皋詩集序

詩古文一也以時代爲變易不以時代爲盛衰物積新以成故人厭故而喜新而變生于其間矣風氣或數百年一變或數十年一變甚或數年一變其不能不變者時爲之而其變而爲盛衰者人爲之也典謨訓誥之文弗論自左國而後或變而爲莊騷變而爲戰國更變而爲秦漢爲魏晉六朝人爲左氏乃有國語人爲戰國乃有國策人爲蒙叟爲屈平乃有莊騷他如爲秦漢爲魏晉六朝亦然皆人也非時也夫昌黎韓子生于唐唐人也乃能起八代之衰非其左證哉夫詩亦然卽以唐後論論者謂惟唐人乃有唐詩唐又有初盛中晚則又有

卷一

六

初盛中晚之詩降而爲宋則有宋詩降而爲元爲明則有元明之詩其格調之高卑意味之厚薄興寄之遠近淺深一時風氣實限之不可強也是則然矣然時猶地也五方之風氣不齊何以人材不擇地而生而每有偉人奇士生于窮僻幽遐之上哉則人之不以時而何以異是是說也人或疑之今觀太倉金生則余言猶信生自年二十從余遊學爲今時文及詩余方以舉業爲講授未暇與之縱談詩而生願喜詩過于舉業然其所爲之詩體近香奩余不之善也竊意其資之所近在是亦姑任之何期比年以來詩乃大進風格道上氣味古淡直欲與王裴爭席甲子秋來外家汪氏余亦適寓汪園

相與數晨夕者三數日乃得縱觀其詩因語其內兄孝廉汪遜之曰亭皋所詣乃與前異若此可謂善變者矣而其不囿于時抑尤足多者孝廉亦大加稱賞如余言亭皋者生近所易字卽以爲集名者也蓋其先本字廷選云臨別以余頗獎進其詩乞余爲序余曰子既不學爲宋元以後之詩則亦學唐而已矣又不學爲晚唐人

之詩則亦學中唐以上而已矣何待余言雖然學亦何窮詩道性情之物也子益涵養其性情而從事于聖賢根柢之學異時當更有進于是者子其勉哉

卷一

七

送馮大備五歸錢塘序

本昌黎文起八代之衰一語發論卓犖可傳汪遜之詩文以人爲主立論最高惟入正面後文氣平近備五館于農部汪氏三年矣落落不與人近人罕識之獨刻溪吳兄大文嘗爲子言謹識之今年春子亦館汪氏遂與定交予惟今人之交也妄大率如劉孝標所論五者耳而韓子亦有言平居出肺肝誓死生不相背負一旦臨小利害反眼若不相識何其詩也若是者不可以稱交患嘗以爲交者如水投乳磁引鐵乃彼此各以真性相感本之最初故其道與父子兄弟等子少僻處鄉曲羣從昆季外無與友者比年授經于郡始得交一二知名士然予實樸拙朽鈍無以追蹤大雅今備五與子相見于汪氏之園輒有恨晚之意久而彌親豈所謂

眞性之相感哉聞備五年十八時卽能隻身千里奔父喪于京邸又以嫡母病曉夜扶襯歸省辛苦備嘗用得視含殮平居循雅飭未嘗失言失色于人及與之談忠孝則娓娓披肝膈而出令人興起又喜道官長善政指陳歷歷若已出閭一吐其胸中所負又皆確然可見之設施其有體有用若此子是以樂交其人且益信大文之能知備五也今行且歸矣備五自言不得意將不復來予不日亦欲辭去于是歎人生聚散眞如萍梗臨歧把手彌復依依江郎有言黯然消魂惟別而已不信然乎備五則曰否否丈夫志在四方安能永相聚首君他日王事我敦君言不宿卽南馳邛笮北走幽燕朝奉

卷一

使夕杖策行矣尙復作兒女子態乎予聞其言而壯爰反情易志酌酒爲文以送之

於前幅見君子之交於末段見丈夫之志嚴桐峰出色尤在後半如移宮換羽其調忽高也行文須得此振起一段

送汪高士巢林先生歸揚州詩序

高士善畫梅梅高品非高士畫之不類也范石湖有云梅以韻勝者爲高故橫斜疏瘦老枝奇怪者貴近世畫墨梅大略皆氣條耳惟廉宣仲所作差有風致觀此可識畫梅之大凡矣僕往年遊京師于鄭平本孝廉邸壁見汪高士所畫梅風致殊絕類不食人間煙火味者因

指謂平本曰此石湖所謂韻勝者也其人必非凡品矣謹心識之及歸道經揚州渴思相訪候倉急歸省母未能也爾來客桐鄉朱氏寓與汪氏求是齋爲近求是齋者汪君學山館余外兄姚慧田讀書處也學山有舅氏孫君厚邨居淮上與高士善時來寓桐鄉因得致高士畫梅于學山慧田亦雅知高士僕閒過求是齋慧田學山輒出示相賞久之高士以厚邨寓此因命駕來皆大喜僕亦得因緣相見則又與慧田詫歎以爲果非凡品也昔楊誠齋稱陳晞顏梅花詩有謂同梅而清清在梅前同梅而馨馨在梅外當時以爲評當其詩今觀高士之風裁更堪以此數語爲高士品目也曩所私擬爲

卷一

類不食人間煙火味者信矣僕相見恨晚一慰生平高士且畫梅見贈爾後當見畫梅如見高士也爲題四絕句于上且爲之序其事于其行也書以贈之所以報也異時倘天涯相見毋忘今日一番贈答矣高士名士慎字近人別字巢林高士儕輩私爲號也

文亦有疏影橫斜之致嚴桐峰

送行序全以畫梅着筆亦是一體 梅當數百年後 幹古而態柔有似結香枝閒生艾蒨花少而攢簇於 頂古賢畫梅多此種近人所畫亂梅失斯意矣因韻 勝一語連及之

廣仁說

蟠天際地旁皇周決潢然而溢出者仁也仁于德爲元  
于時爲春于方爲東于行爲木于色爲青于心爲惻隱  
于道爲慈祥爲愷悌爲寬大于福爲壽爲富爲康寧爲  
榮爲多子爲得眾心而於氣則爲生于理則爲生牛嘗  
試仰焉而觀俯焉而察上則爲天蒼蒼者仁之宰耶下  
則爲地芒芒者仁之母耶而蒼蒼而芒芒者何莫非仁  
之爲耶於是天之行者爲四時麗者爲三辰鼓者爲雷  
閃者爲電噓者爲雲拂者爲風蒸而鬱者爲雨露雨露  
之凝而結者爲霜爲雪是何以然無非仁也于是地之  
壯者爲山北者爲川山爲高爲下川爲淺爲深高者爲  
秦岱下者爲五陵深者爲河海淺者爲溝池凡此皆

卷一

十

聳峙凡爲川者流行是何以然無非仁也于是天地間  
靈者爲人蠢者爲物人爲形爲質形爲毛而方爲黑而  
津爲專而長爲哲而瘠爲豐肉而庫質爲堅而剛爲弱  
而柔爲虛而大爲沙而細爲息而美爲珉而醜物爲動  
爲植動爲毛爲鱗爲羽爲介爲羸植爲阜爲橐爲殼爲  
莢爲叢凡屬諸形者爲象爲兒爲容爲色凡屬諸質者  
爲言爲動爲止爲行凡屬諸動者爲飛爲走爲游爲躍  
凡屬諸植者爲芽爲蕊爲葉爲莢是何以然無非仁也  
于是人之倫爲君仁爲臣忠爲父慈爲子孝爲兄友爲  
弟恭爲夫和爲妻順爲朋友信于是人之身爲手恭爲  
足重爲耳聰爲目明爲言從于是見于面爲樂而舒爲

憂而蹙爲喜而齋爲媿而汗于是見于背爲豐而益是  
何以然無非仁也于是在家庭爲融融爲洩洩在朝廷  
爲明明爲穆穆爲肅肅爲雍雍在草野爲熙熙爲皞皞  
是何以然無非仁也是故沂水舞雩仁境也霽月光風  
仁象也鳥語花香仁趣也關雎麟趾仁意也周禮周官  
仁治也太極圖仁體也西銘仁之用也禮儀三百威儀  
三千顯諸仁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藏諸用也須臾不  
可離者仁也渾然一仁者赤子也不夫赤子之心者大  
人也日遊于仁者吾也

卷一

十一

讀書數十年今纔識得一個仁字蓋仁非他卽此生  
天生地生人生物之生氣也其生是氣其生生者卽  
是仁仁卽道也卽理也自其貫三才亘萬古同然必  
由者曰道自其統四端該萬善秩然有條者曰理道  
與理皆其名而仁其實也中庸以道爲莫載莫破而  
以鸞飛魚躍狀之鸞飛魚躍分明是氣而謂之道者  
正以其爲活潑潑生氣生氣卽仁也識得此仁真覺  
眼前所見無非是 自記  
讀此文如在春風中坐了一月 張晴嵐先生  
舉頭天外提破仁字根源覺天地人物無時無處不  
在仁中而中間體用內外親疏遠近一一分明自不  
同於兼愛之學朱子仁說後又得此篇文字  
廣仁說二

或曰仁之爲生生之理也可得畢聞其說歟曰嘗聞之  
辭子曰生意無窮于李核可見如一李核種之卽成一  
株一株姑以結百李言種之卽成百株百株結萬李種  
之卽成萬株萬株結百萬李種之卽成百萬株由是推  
之生生之理蓋不可勝窮也余以爲凡民之生亦然其  
始居某上者曰始祖始祖一人耳姑以一生二言之十  
傳而得一千二十三人又五傳而得三萬二千七百一  
十三人更五傳而得一百四萬八千三百九十七人矣  
由是推之生生之理亦豈可勝窮哉但其間有絕有續  
續有眾有寡眾寡各有盛有衰則與李小異其所以然  
者大率以仁爲斷仁者續不仁者絕仁人者眾而盛仁

卷二

三

小者寡而衰余家固如是也余每覽家譜以考其絕續  
眾寡盛衰之由蓋未嘗不發書三歎云或曰世間不仁  
而生與仁而不生者亦有之歟曰何爲其無也昔王戊  
家有好事李鎖其核以驚諸人夫鎖核則仁已去矣然此  
李之實如故則其色如故其味如故豈非不仁而生之  
象乎然其所以生者則以鎖核之李無仁而生此李之  
李則有仁也生此李之李有仁則宜有此李而此鎖核  
之李無仁則生意自此而盡也此不仁而生之說也若  
夫仁而不生者何哉天地之氣春夏發舒秋冬斂藏其  
常也其正也若使李梅冬實桃杏秋花秋行春令冬行  
夏令謂之反常反常則變變則爲災故如李核之仁雖

生意充然而不能發舒於秋冬之日然而此仁不喪則  
天運必同一遇大春其生也淳焉矣若乃仁雖不鑽而  
失養與雖養之而未充失養者必潛有物焉以害之未  
充者則猶是胎孕之候也如是者卽遇春而亦不生是  
又不可以不生爲仁咎也由此言之人患不仁耳仁鳥  
有不生者哉仁鳥有不生者哉

不仁而生仁而不生兩解真是絕頂理學以淺證深  
見得透說得徹吾友洵躬行君子也 戴農甫  
此專爲承家言之後二問二解剖析精蘊無微不至  
得此意以無戕其生保世滋大可也

廣仁說三

卷二

三

天地以仁生萬物萬物得之於是莫不有仁仁主愛而  
愛莫若慈故凡胎卵之生莫不知乳哺其子不獨虎狼  
之有父子也他若豺獾之報本慈鳥之反哺羶羊之跪  
乳牝馬之貞蜂蟻之有主尤爲仁所可見之一端而人  
爲萬物之靈則舉天地之仁而全有之此孟子性善之  
說獨得其宗有非荀楊之所及也夫仁猶珠也人猶水  
也水有清濁而珠之光明則一珠投清水珠固光明珠  
投濁水珠亦光明其投濁水而昏暗者水也非珠也水  
之濁者一清則珠之明者自見使甘以濁水沒明珠不  
亦大可惜哉人之甘棄其仁何以異是夫人之甘於去  
仁者嗜欲累之也以爲仁我之所甚畏耳目口鼻聲色